



AI 图片。制作：钟秋兰



以文心叩问 江西散文的片片冰心

□ 周颖 郭钦

《深山客居》则获首届《雨花》生态散文双年奖大奖；朱强凭散文《地址簿里的日常》获第二十一届中国百花文学奖，《行云》入选中国作协2024年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罗铮《一江赣》获第十届冰心散文奖、第七届“中华宝石文学奖”；安然《万鸟岭上》获《广西文学》2023年度优秀作品奖、散文奖。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五届三毛散文奖中，王芸、罗铮、张复林三人同时上榜，再次印证了江西散文团体创作的优势。

“江西散文创作已形成老中青三代薪火相传的良好态势，拥有一支代际完整、风格多元、底蕴厚实且锐气不减的创作队伍。江西散文作家正以扎实的创作成绩，稳健地跻身全国散文创作的第一方阵。这片土地孕育的散文作品既有厚重的文化底蕴，又有鲜明的时代气息，更有动人的生命力。”有与会作家动情地说。

如何概括江西散文创作的整体样貌？

专家认为，江西散文以“吾土吾民”的鲜明在地性、含蓄蕴藉的诗意特质、不事张扬的幽厚气息独树一帜。

让散文评论“活起来”“火起来”

“文学如果没有评论，作者就是一个人在独行。”文学评论映照文学创作的长板与短处，锻造文学创作的品格，是文学繁荣昌盛的推力。

与会者围绕散文创作及散文评论的核心问题各抒己见，讨论热烈。

有现实拷问——“散文虚构与真实的自我之间的尺度在哪里”；有理性思考——“散文作者需要和短视频时代争夺读者注意力的黄金5秒”；有深邃洞察——“散文要走得更远，最终我们凭借的是文化和思想”。

会上讨论了近年来江西散文评论的最新出版成果。“2026年2月《文心观澜》的出版，是端正文学评论风气、提高文学评论水平的一项尝试。”“但在某种程度上，江西的散文评论并未走出当前全国散文评论共性的困局。”

如何提升散文评论的水平？这对新时代的散文评论者提出了要求。专家认为，不妨从三个方面出发：首先，要注重总结，积极借鉴中国古代传统文论，发挥中华民族的文学理论之所长；其次，散文批评不妨“借船出海”，向诗歌批评理论等“阔亲戚”学习；第三，面对今日各大文体形式融合已不可避免的创作现实，散文批评不应满足于东鳞西爪的现状，而应注重经验的真实、情感的真实、认知的真实、逻辑的真实。

此外，AI对散文创作与评论的介入，也引起了与会作家的警觉。有作家结合自身经验出发，提出有评论者运用AI照搬文学文本分析经验、胡乱套用，甚至出现作家本人未读过的内容及人物，值得警醒。但可喜的是，评论方式有了新变，散文评论由专家评论变成了

全民评论。对一本书的评论不再是单一的，而是从传统的纸上评论转换为网络上对语言、图像甚至更多方向的评论，“只有在线下线上持续地关注，学会在现代传播语境下生存，一本书才能被看见”。

作家须警惕创作的乱象与文心的堕落。“今日散文创作，依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文学创作的总体方向上，离广大读者意愿越来越远；在创作的主题和内容上，离广大读者的要求越来越远；在散文语言上，忽视节奏感和韵味；在创作者的思想文化素质和文学创作的功力上，离读者期盼还有差距。”

散文创作的外部环境也对写作者的文心发出挑战。“网络给我们带来海量的信息，公共经验、公共话语对个体经验不断侵蚀，作为个人心灵史、个人精神史的散文书写，必然面临着大数据时代带来的创作难题。”

大家纷纷表示，坚持文艺评论的优良传统，才能营造“活起来”“火起来”的散文评论环境，助力散文创作的繁荣发展。

共话散文赣军的明天

大家还从不同角度为江西散文建言献策。

有作家表示，散文创作需要回到民间，“回到民间生活现场，关注民间文化现象，带着拓展传统散文文体边界的自觉去尊重民间审美的要求。”“当下很多散文的语言是欧化的，有它的表达边界，散文创作者唯有不断回到民间，寻找与我们的文化相匹配的书写语系和‘口音’，才能真正在全球化文化浪潮中书写和记录自身的精神谱系。”

有学者提出，不妨给文化散文（学者散文）多一些的关注。文化散文兼具思想性、知识性、审美性，包容性强，易于守正创新，具有持久的经典化潜力和传播生命力，还能适应国际化传播的需求。也有作家结合自身创作经验补充，文化散文虽引起过一定争议，但不妨把日常生活当作源泉，关注身边细微具体的现象，在当下生活与历史审美之间实现鲜活的交融。“例如，泰和是怎样接纳十几万客家人的？过去荒芜的羊角水堡的每一户门上都开始贴上了新的春联，医院内科的病室里年轻女性居多……倘若能抓住比较少关注的空白点，把时代当作创作对象，探讨现代人的精神状态，这样的创作，也许可以成为散文领域的新变。”

与会者纷纷表示，新时期江西散文，应继续把时代当作对象，把生活当源泉，把名家当镜子，扎根鲜活的基层生活，树立文体创新的自觉意识，在现代传播语境下构建传播体系，才能真正被大众所看见。

……

讨论渐渐进入尾声，叩问散文创作的声音还在继续。我们期待怀揣着片片冰心的江西散文创作者，将文学书写在江西大地上，也写进读者的心中。

新绿洲

从爆款短剧《enemy》看新大众文艺的人间感

□ 袁仁帅

近日，由视频博主煎饼果仔和夏天妹妹主创的爆款短剧《enemy》（《敌人》），凭借家国情怀和精湛演技刷爆社交媒体。无数观众表示，“看一次哭一次”。知名编剧于正发声力挺，将其视为“对抗工业僵化的标杆”。2023年，同班底打造的《逃出大英博物馆》全网涨粉五百万，到如今《enemy》再次刷屏，煎饼果仔与夏天妹妹这对素人创作者，已然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流量逻辑与工业标准的创作道路。这一现象，恰好为新大众文艺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当技术赋权让人人皆可创作，真正打动人心力量究竟来自何处？

《enemy》是无限流短剧，故事高潮从第5集“民国篇”开始。在这个故事中，女主角陈巷口和男主角陈桥生是在戏班长大的青梅竹马，他们“扮英雄，心里要敬英雄”。长大后，两人成为响当当的名伶，人称“梨园双星”。1937年冬，日军侵袭，南京沦陷，陈巷口与陈桥头为报师仇国恨，假意应允为日军唱戏，将三十名百姓送走后，毒倒日军、饮下毒酒，在戏台上烈火焚身。赴死前，二人身着婚纱西服，以竟婚约托体家国，高唱：“今我夫妻二人，共以吾忠烈之血，镇此方邪祟！”那一刻，舞台上的角色与生命中的践履合二为一，“戏魂即国魂”不再是口号，而是一个悲壮的家国命题。

令人震撼的不是这个故事有多新。以戏殉国的叙事，从《霸王别姬》到《梅兰芳》已被反复演绎。真正让观众落泪的，是它抵达这一主题的方式。全片几乎没有台词，尤其是夫妻二人赴死前的对视，女主角似哭似笑的眼神与男主角下颌微



《enemy》剧照。资料图

颤的隐忍，在静默中传递了双方的不舍与决绝。这种极度克制的表演，是一种近乎本真的投入。主创团队在严寒中穿薄衫拍摄，手工缝制道具、用百元的婚纱，低成本制作反而剥离了工业大片式的修饰，将表演还原为身体与情感的直接对视。

这正是新大众文艺最本质的美学特征。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曾提出艺术作品“人间感”概念，以区别“现实感”。后者指向对社会结构的认知，前者则指向生存经验中那些微末而真切的身体、呼吸与疼痛。“梨园双星”叙事打动人心的不是对那段历史的现实主义再现，而是一种从身体直觉中生长出来的人间感。两个人，在极端情境下，以肉身承担悲烈、爱情与死亡的全部重量。这种人间感不依赖工业制作，依赖的是创作者与角色之间几乎没有距离的真诚情感。

《enemy》的爆发，还回应了新大众文艺讨论中的一个焦点问题：AI来了，真人创作还有意义吗？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观众用行动给出了答案——作品播出后，很多观众自发进行二创。剪视频、画同人图、写后续。演员用自己的眼泪与身体呈现，让短剧的世界变得丰盛，精神变得强大。它产生的长尾效应告诉我们，新大众文艺之所以“新”，不在于它用了新媒介，而在于它让那些被专业工业体系过滤掉的肉身经验重新进入了艺术生产的中心。

《enemy》的启示还在于它告诉我们，新大众文艺的核心驱动力并非技术赋权本身，而是技术门槛降低之后被释放出来的文化张力。主创煎饼果仔与夏天妹妹并不是科班出身，但从《逃出大英博物馆》到《enemy》，他们的创作内核，始终是对中国文化中那些最朴素伦理价值的信任：文物要回家、小人物配得上大义。这种信任，深植于民间日常生活中的道德直觉。新大众文艺之所以能持续产出令人意外的高光，根本原因正在于它让那些原本在精英话语中被过滤、被简化、被代言的经验，以第一人称的语法直接开口说话。

当然，我们不宜将《enemy》过度神化。剧中部分场景的调度仍显粗糙，无限流的整体框架与民国单元之间的叙事衔接也尚显生涩，这与资金不足有直接关系。但这也恰恰说明了一个关键问题，新大众文艺的价值，不在于它在精致上与工业产品竞争，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品质，这是一种粗糙中的真诚、限制中的爆发、质朴中的庄严。当长剧市场还在为流量明星的番位撕扯不休时，两个素人用诚意拍出了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这不是草根逆袭的素人叙事，而是新大众文艺作为正在展开的一个美学现场的缩影。在这里，判断一部作品优劣的标准正在从“谁做的”“花了多少钱”，悄然转向“它是否诚实”。

回到《逃出大英博物馆》到《enemy》，夏果文化这个由素人创作者组成的团队，无意间走出了一条新大众文艺的路径：以低成本切入大众情感的最大公约数，以传统文化基因为素材库，以肉身经验为美学担保，以平台的分布式传播为抵达方式。他们的成功不应被简化为流量奇迹，它折射的是一个结构性变化：当创作的准入门槛低到几乎为零，真正稀缺的就不再是制作能力，而是呈现本真的能力。说实话、动真情、信真东西，这些在工业体系中反而最容易被磨损的品质，恰恰是素人创作者最丰沛的源泉。

回到“梨园双星”的叙事中，陈巷口与陈桥头在烈火中殉国的那个镜头，弹幕里反复出现的一句话是：“演了一辈子英雄，最后真正成了英雄。”这句话既是对角色的喟叹，也可以解读为对新大众文艺本身的隐喻。当文艺真正回到大众手中，它就不再是扮演人民的文艺，而是人民成为主角的文艺。这或许就是新大众文艺最深层的“新”：不是形式的更新，不是技术的迭代，而是重新获得了与普通人生命体验之间的血肉联系。在这个意义上，经费有限的《enemy》，比制作成本动辄几个亿的工业大片，更接近文艺本该有的样子。

第257期

本版邮箱:32028011@qq.com
本版电话:0791-86849235

四月的茶园，蒸腾的云雾笼着鲜翠欲滴的绿海。来自省内的30余名作家、评论家、学者、出版人齐聚赣江新区神农岭本草科技园，交流散文创作，共话散文评论前景。

江西散文含蓄蕴藉气息幽厚

扎根本土，紧跟时代脉搏，新世纪以来，江西涌现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形成了江西散文现象。

江西散文，或写赣鄱大地的名胜风流、人文积淀；或回忆家乡风土人情，捕捉文化与民俗雅俗之韵。江西作家善于发现日常的生活细节，也体察百味杂陈的人生故事、情感潮汐和精神困景，更有对秀美山河的书写。

盘点江西散文作家群近三年来的“成绩单”，可谓佳作频出——刘上洋《山河气象入梦来》、李晓君《翰墨书》、江子《一件棉袍》、范晓波《在篝火和日出之间》、傅菲《深山欲雪》、罗张琴《南来北往》、蔡瑛《暮色明亮》……除却个人散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原浆散文精选集》亦成为江西散文近年来的重要成果呈现。

在斩获各类专业文学奖方面，江西散文也多点开花。王晓莉《十字街，与钉婆婆》获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江子散文集《一件棉袍》入选《北京文学》2023年度优秀作品，《燃爆记》获第二届《广州文艺》欧阳山文学奖；傅菲《红嘴山鸭之死》入选第一届“芙蓉文学奖双年榜·芙蓉杂志榜”、散文集《鸟的盟约》获第十届冰心散文奖，《圣鹿》获第四届《长江文艺》双年奖优秀作品奖，



戏台搭在田埂上好戏唱进心坎里

□ 胡玲

近日，河南南阳豫剧团下乡演出豫剧《清风亭》的视频火遍全网。田间地头的简易戏台上，演员唱得肝肠寸断，台下观众哭成一片。没有华丽的舞美，没有流量明星，为什么传统戏剧仍能戳中人心？作为一名从教十余年的高校音乐教师，笔者常年在课堂讲授中国传统音乐，也跑过不少江西乡村做民间音乐调研，这一幕乡野观戏的场景让我深有感触：中国传统音乐不应是束之高阁的文化“标本”，它的根在民间，只有真正走近大众，才能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音乐从诞生起就刻着民间的基因，是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民间属性，放在江西传统戏剧里更为鲜明，如中国戏曲四大声腔之一的弋阳腔，发端于江西弋阳，从元末开始在走乡串镇演出，最后演变成“一唱众和，锣鼓喧天”的声腔艺术。我省另一个剧种赣南采茶戏，脱胎于赣南茶区的采茶歌，是茶农劳作时即兴编唱，后来慢慢发展成完整的舞台小戏，如《茶童戏主》讲的就是市井的喜怒哀乐，充满烟火气。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哪个村不请戏班唱上三五场？这就是戏曲音乐扎根于人民的基础。

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传统音乐走近人民，首先要把舞台搭到老百姓家门口，放下身段融入日常。南阳豫剧团的下乡演出，乡亲们在家门口搬条小板凳就能看戏，这种零门槛的接触，恰恰是传统音乐最本初的样子。一次，恰逢江西省京剧团在余干县大溪乡石门村演出。离演出还有一个小时，在村文化活动中广场上，已聚集了1000多名翘首以盼的村民。热情的乡亲主动帮忙搬运演出器材，引导演职人员入场，更有村民端来自家准备的茶点，与演员们唠嗑。那天演的是经典剧目《穆桂英挂帅》，在场的乡亲看得入神，面对耳熟能详的故事，哪怕是大学不识几个的大爷大妈，也能对剧里的人物说上个一二

三。近些年，江西持续深化“送戏下乡”惠民工程，每年近两万场传统戏剧下基层，台上唱、田间唱，“文化+服务”等创新模式，将单向的文艺演出转变为双向的互动与服务。不少演员还转型做短视频主播推广戏剧文化，个个成为流量推手，收获了网友的关注——这都印证了一个道理：老百姓不是对传统音乐没有需求，而是戏剧离他们太远。只要放下身段，走到人民中去，就会收获掌声与热爱。

走近人民，还要守住与老百姓共情共鸣的价值内核，既要创新又不能丢了和人民连接的精神纽带。豫剧《清风亭》能让乡亲们热泪横流，不只是演员技艺精湛，更因为守住了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价值共识：忠孝仁义、知恩图报，是中国人共通的精神情感。戏中老两口的苦，老百姓能感同身受；状元的恶，老百姓会同仇敌忾；善恶有报的结局，顺了老百姓心中的一口气。

江西的传统剧目传承，靠的也是这份坚守：弋阳腔《秦香莲》，骂的是贪赃枉法，盼的是公道正义；客家竹板歌《梁四珍与赵玉莲》，斥的是嫌贫爱富，赞的是患难真情。这些道理放到今天，依然能得到老百姓的认同。现在不少传统戏剧的改编走入了舍本逐末的误区，为了追求“先锋”“高级”，刻意解构传统的价值底色，把反派美化成“追求自我的觉醒者”，把坚守正义的好人丑化成“封建道德的牺牲品”，观众看不懂也不买账。你不唱老百姓认同的道理，不表达老百姓共通的情感，老百姓自然不会喜欢你。这些年，赣南采茶戏《永远的歌谣》火遍大江南北，就是因为它守住了老百姓心中的公义，走到了老百姓心里。

江西是地方戏剧的沃土，从弋阳腔到东河戏，从兴国山歌到赣南采茶戏，一直来创新不断。传统戏剧会过时吗？只要我们把舞台搭到百姓家门口，把歌唱到乡亲们心坎里，它就一定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给阿嬷的情书：藏在侨批里的家国情

□ 代亮

以为《给阿嬷的情书》只是一部爱情片，却在两个小时的光影里，被那些泛黄的侨批、细碎的烟火，还有人物眼底藏不住的牵挂所感动。电影没有刻意的泪点，没有华丽的修饰，甚至连叙事都慢得像潮汕老巷里的晚风，可看完电影走出影院，心里那根绵长的感动，却像浸了温水的棉絮，软乎乎地裹着人。这部电影，不只是一封写给阿嬷的私人情书，更是一段被时光尘封的侨民史诗，一份藏在平凡人骨子里的人性微光。

《给阿嬷的情书》的出色，在我看来，恰恰是每一个主人公身上那份不加修饰的质朴情感。郑木生的正气与勤俭，叶淑柔的善良与纯粹，谢南枝的坚守与感恩，他们凭着一份承诺、一份善意，扛起了家庭的生计，也在那些字句滚烫的信件里，让我们真切看到主人公们彼此托举、彼此温暖的力量。

影片最难得的，是它的克制。明明是二女一男的羁绊，却没有落入三角恋的套路，没有激烈的情绪爆发，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连真相揭开的那一刻，都如春水般平静。当淑柔终于见到南枝，眼底那层蒙了几十年的释然，已胜过千言万语。导演用最质朴的镜头，捕捉着人物最细微的情绪，潮汕的骑楼古厝、工夫茶、泰国的街头烟火、低矮工棚，这些带着强烈地域特色的场景，让故事多了几分烟火气与真实感；潮汕方言、轻快的民乐配乐，交织成一段怀旧而温情的旋律，让人不自觉地沉浸其中，仿佛真的走进了那段风雨飘摇却满是坚守的岁月，触摸到了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深情。

这部电影更像是写给阿嬷的情书，可在我心里，这封“情书”里，藏着大多人的深情与牵挂。它是郑木生写给叶淑柔的，是跨越山海的惦念，是省吃俭用把所有积蓄寄回家，自己却在异国熬了一辈子、到死都没能踏上故土的遗憾；它是谢南枝写给叶淑柔的，是素未谋面却彼此托付的善意，是二十年如一日默默守护，用一个善意的谎言，撑起了一个家庭的希望，这份超越性别与血缘的情谊，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苦难中的坚韧与光芒；它更是千千万万海外侨胞，写给故土与亲人的，是数以万计侨批的缩影，是无论身在何方，都不忘故土、守望相助的侨民精神，是“根在故土，心向家国”的赤诚。

电影落幕，脑海里依然挥之不去的，是那些侨批上模糊的字迹，是叶淑柔守望的身影，是谢南枝坚守的眼神，是郑木生在异国他乡的挣扎与牵挂。这部电影没有刻意消费情怀，只是用光影，还原了一段被遗忘的历史，讲述了一群平凡人的故事。故土难忘，是一封封跨越山海的信件，是一颗颗先苦后甘的橄榄，是无论走多远，都藏在心底的故乡惦念。所谓情义，是危难时刻的守望相助，是困境中的彼此托举，也是中国人骨子里最真、最朴素的善良。

电影中的情书，写尽了离别与等待，写尽了情义与坚守，写尽了故土与家国。它不仅是写给阿嬷的，更是写给每一个被亲情、乡情、情义温暖过的我们，写给那些在岁月里默默坚守、奋力拼搏的先辈们。片尾那些真实的侨批影像，更将纸短情长的个人守望，悄然升华为家国情长的集体感动。

